

情思

薛武军

2025 年高考落下帷幕,千万高三学子和家长连日来悬着的心,终于可以稳定一段时日了。回想 30 多年前自己参加的那次高考,至今记忆犹新。

那年的高考,阴雨绵绵。7 月 6 日下午,我们这批参加高考的学生,挤上学校准备的一辆大卡车,来到位于县城的临猗中学,接受高中 3 年来的最后一次洗礼。

7 日早上,我和同学一起吃过早饭,正在宿舍为上午的语文考试做准备。这时,有人在室外喊道:“武军,有人找你。”我急忙走出宿舍,看见父亲正撑着一把黑油布雨伞,站在不远处的房檐下。

进了宿舍,父亲告诉我,他来临猗县城开会,顺便看看我。说完,父亲塞给我 10 元钱,还把那把黑油布雨伞递给我,叮嘱我不要紧张,好好考试,随后就急急地走进了绵绵的雨幕中。

多年后我才明白,父亲远在万荣县工作,怎么会在全国高考这么重要的日子来临猗县城开会呢?那分明是不放心我,一

真情

杨爱兰

我家村南的这块地,父亲为我耕种了 20 多年。每每走到这块地时,我脑海里总会浮现出父亲在田间躬耕的身影。

土地到户后,父亲不但辛苦地种着我娘家的 20 多亩地,还帮结婚了的我种地。

婚后第一年,一大家子的地还没分开。听我说要犁地,父亲请了村里两个要好的人,三人吆着牛,带着犁耙,天不亮就赶到坞堆村南我家那块地。我知道了,匆匆跑到地头告诉父亲,饭时到我家吃饭。父亲说:“好娃,吃饭这事还要你操心?你妈早在咱屋里烫了面,烙小旋呢!你快到学校上课去。饭时,我们收工就回了。”

后来分家,我分到了这块地。从此,这块地就成了父亲没有收入的“责任田”。他为我种麦,总要赶在合适的农时,夜里定要起身给牛喂一筛子草,天不亮就套上牛车,带上麦籽,拉上肥料,赶着牛车上地。

头顶是还挂着月亮的深蓝天,脚下是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一声“担起”,牛走车行,田间路上的牛影、人影长长;头顶是蓝蓝的天,脚下是带露水的地,一声“担担”,牛走人随,身后是直直的犁沟壕;头

感动

邓育秦

童年的我,常伏在父亲背上,那宽阔平坦的后背,恰似柔软的摇篮,为我遮风挡雨。于我,父亲的背影,是无尽温暖的依靠,是永恒的港湾。

上小学第一天,父亲将我送入陌生的教室,那略带沧桑的眼眸,满是关切。他弯下腰微笑着说:“别怕,好好学习,放学我来接你。”我坐在教室里,目送他挺拔的身影,渴望他回头看我一眼,但他头也不回,坚定地走出校门。那背影,仿若一座山,为我隔绝恐惧,又似一盏灯,照亮求学路。

20 世纪 50 年代,办完祖母丧事,为凑齐我们兄妹的学费,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父亲,在朋友助力下,远赴西安谋职。那日,天空阴沉,雪花纷飞。我和母亲送父亲至村口,他深情一望,大手一挥,如战士般身披包袱皮,步履铿锵迈向远方,每一脚都似踏在我心上。那背影,写满不舍与痛苦,

伞下父爱

大早专程坐车来给我送伞的。

可惜那年的高考我名落孙山,揉碎了父亲多年的梦想。

第二年,我凭借高考成绩,走进了当时号称“亚洲第一大铝厂”的山西铝厂,成了一名工人。报到的时候,我带走了父亲送我的那把雨伞。从此,那把黑油布雨伞伴随着我,风风雨雨走过了多少年。它的伞帽开裂、脱落了,我用黑色的电工胶带缠了几圈;几根伞骨断裂,无法撑开,我寻遍市场,找了几家修伞师傅修复。修伞师傅看了看那把变了颜色的雨伞,意味深长地说:“这一定是把不同寻常的雨伞,要不然花这些钱修复它,还不如买一把新的呢!”我听完会心地笑了。

遗憾的是,经过几次搬家,那把带着父爱的黑油布雨伞不知什么时候被我弄丢了。但多少年来,父亲就像这把雨伞一样,为我们全家老小遮风挡雨。

他侍奉、照顾了爷爷奶奶几十年,最后为二老养老送终;供我们姐弟四人全部读完了高中。在父亲这把大伞的庇护下,我们一个个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过上幸

留在田地里的爱

顶是红红的太阳,脚下是犁耙过后的虚地,一声“列列”,牛走楼摇起,楼铃叮当响,田野里上演着一出农忙播种剧。父亲在地里一步一步地走着,用脚步书写了数不清的独具一格的“父”字。

秋天给我犁地种麦,夏日帮我割麦碾场。芒种一过,麦子熟了。烈日炎炎,热浪翻滚,父亲拉着小平车,领着妹妹们给我割麦子。他是个“恨活”的人,先起麦行割到地头,又返回束麦子。即使麦秆短且干,父亲也能三扭两扭束好一个麦捆子。

每一年,我的麦子都在娘家麦场里碾打。父亲总是把自家麦子积垛,先为我碾麦子,从摊场、碾场到起场、扇场,事无巨细。他说,等我的麦碾完了,就放心了。

有一年春,我地里的玉米苗出得缺垅短行。雨后,父亲二话不说,担上家里的那一对大水桶,到池泊里吊满水,到离家二里远的地里补苗。路上,我叫父亲歇一下再走,父亲却说:“歇什么歇,二里地还歇?”

到了地里,父亲小心翼翼地出出水洼地铲出玉米苗补栽在空缺处,怕伤了根。他说,庄稼活,看上粗,其实细,马虎不得。午饭时,我说:“爹,别补那苗了,太累人!”父亲却说:“多一棵苗就多打半斤四两哩,

背影

却又尽显担当与辛酸,那是为家庭无畏奔赴的英雄模样。

中学那年中秋,我病愈返校,父亲借来自行车送我。出村是下坡,父亲骑行轻松,风在耳畔呼啸。行了几里,路渐崎岖,父亲弯腰吃力蹬车,喘着粗气,汗湿衣衫。我心疼不已,下车要跟他一起走,父亲却说:“一人一段换着骑,能快些到。”他把平坦路段让给我骑,自己却吃力地在坡路上推行。夕阳西下,余晖将他影子拉得老长,那浸满汗水的光背,映着火红天空,似笼罩着一圈光晕,照亮我的世界,虽然疲倦,却让我深知父爱的高度与温度。

后来,我大学梦碎,困于西安,虚度光阴。父亲察觉我身体不适,带我去医院,得知我患有鼻息肉需要手术,便四处奔走。术后,见父亲冒雨前来探望,我宛如黑暗中遇见光明,靠在他肩头,满心踏实。他脸上皱纹、头上白发、微驼的背,刺痛我的眼。我送他上公交车,他为我打伞,上车时

福生活。可是不管年龄多大,走出多远,我都一直不想离开这把大伞。直到现在,我还深深地依赖着父亲,不管在生活还是工作中,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或解不开的疙瘩,我都喜欢和父亲说一说,唠一唠,说出自己的想法,问问父亲的见解。即使年迈的父亲不发表意见,只是笑笑,或点点头,我也会觉得很欣慰,立刻觉得云开雾散、神清气爽。每次有文章发表,我都会第一时间转发给父亲,让他也分享一下儿子的喜悦;回家探亲时,我也会给父亲买些宣纸和毛笔,让喜欢书法的父亲,茶余饭后继续在墨海中勤耕不辍,修身养性。

如今年已耄耋的父亲,一头黑发早已被岁月的风霜染白,挺拔的腰身也被多年的重负和劳累压成了弯弓,那双深邃、睿智的眼睛也早已失去了年轻时的光华,岁月的皱纹不知何时已爬满了他的额头。

岁月啊,恳求你,让父亲在时光的隧道里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如果可以,我愿用余生,拉长父亲的余年,让我能多陪陪他,也让我这把不够宽大的伞,为父亲遮挡一点风雨,尽尽儿女孝心!

庄稼人不就盼着多打粮食嘛。”

平日里,父亲常去我的地里干活。有一天,同村人隔着一条沟,看到我地里有个人影,以为是偷玉米的,便站住大声地吆喝:“谁在我地里偷玉米黍,快出来!”父亲听见,便走到地头,大声说:“不是你地,是我女的地。我在捉玉米黍上的金盘牛哩!”他们一搭话,是熟人,都笑了。“像你这样管女子的人,少见。”那人感慨。父亲只笑说:“孩子忙,我就凑空干一会儿。”

收玉米时,父亲拉着小平车,和母亲来掰玉米。他动作干脆利落,一人顶几人。掰几行玉米后,他又一袋一袋将玉米扛到地头。砍玉米秆的重活,他默默揽下,即使不小心砍伤脚趾,也只是轻描淡写一句“绊了一下”,直到母亲“告状”,我才知晓。

“你爹还出村给你耙地,你可真有福啊!”邻居忍不住赞叹我有福气。

嗯,有父亲,我确实有福。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为了我,父亲披星戴月,顶风冒雨,在这块地里辛勤地耕种、管理、收割……

这块地里,留下了父亲一步步坚实的脚印,留下了父亲一滴滴辛劳的汗水,更留下了父亲深沉而伟大的爱。

那憔悴的背影,在时光里渐显苍老,却在我生命里永远鲜活。

那年冬日,我和同事围炉交谈,忽见父亲身穿呢子外套,头上裹着围巾,拎着瓦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接过瓦罐,迎他进屋取暖。他轻声说:“卧的酸菜能吃了,你妈让你送来。”我心疼责怪,他却说:“你忙,我没事,权当锻炼哩。”走时,他弯曲的背影消失在集市,那曾高大挺直的背,被岁月重担压弯,却将爱注入我生命,从未缺席。

父亲的背影,贯穿我一生,是生病时的依靠,是考砸时的痛斥,是遇难题时的耐心教导,是气馁时的鼓励,是送我上学时的殷切目光,是走岔路时的及时纠偏。父爱无声,却如大海深沉,似天空般璀璨。

朱自清的《背影》,承载无尽深情。父亲的背影,如白杨矗立心间,任岁月流转,风雨侵蚀,永不湮灭。那是岁月深处的爱与担当,是时光赠予我的珍宝,是我生命旅途的灯塔,照亮前路,温暖一生。

心语

思父

孔春枝

背影常浮击律弦,栉风沐雨涉经年。抬头望月追思远,教诲入心家训传。

立体的教科书

李竹青

雨丝斜织着未寄的诗行
我在夜的暮色里
将星星串成银河书脊
翻开父亲这本立体的教科书
寻找那页被岁月压弯的扉页

父亲用肩骨作梁
扛起霜雪之椽
用日月穿成标点
将晨昏酿成星光
深埋的掌纹里
藏着汗水凝成的坚韧密码

斜倚墙角的扁担
像册未拆封的线装古籍
默记着他的生平——
左筐晃着春播月光
右筐沉着秋收夕阳
起了包浆的破折号
连着昨天,明天

犁铧翻开的纹路里
是父亲掌纹里深嵌的岁月笔画
田埂旁的石子
是父亲未写完的偏旁
在泥土裂缝里
等春风来组词

父亲的肩膀

袁有生

父亲的肩膀
扛着岁月和山川
他深爱脚下的沃土
汗珠里包裹着身心的劳苦
从花开熬到寒霜
黎明前启程扬帆
满载着对亲人的挂牵

父亲的肩膀
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为日月把心操碎
低头惦记着柴米油盐
梦里盘算着儿女的读书供养
问安着老人的医药零钱
将心血奉献给家人的幸福安康

父亲的肩膀
顶住一路上困苦艰难
风里来雨里去奋战狂澜
耕耘着希望的田园
泥土中刨回果腹的食粮

父亲的肩膀
是多么舒适柔软
尽儿女们骑着逍遥撒欢
伸手摘星辰
教儿女成才向上
成为儿登高的人梯